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之二十一

補陵徐乃昌

校勘經籍記

叙事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或無拓跋

字曾伯祖顛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

高宗朝高或作中朝或作時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

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矣御史權貴人死乃復

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游上力子厚无與字

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

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

授集賢殿正字

或作授校書郎方云柳集可考或本非是此下方有監田尉三字○今按三字

下文已見僊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不當重出

或作踔厲夙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

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

九年由監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

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或作貞元十九年拜監御史王叔文章執詔用

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

史○今按方本得婉微之體它本則幾乎罵矣疑初

直書後乃更定也若從初本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

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沈潛博養為深博無涯淡而

自肆於山水間水下有之字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

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

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

贖子本相侷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

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

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

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

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

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

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

且萬無子母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

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

州白上或作刺字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天平居里巷

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疆笑語以相取下握手

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

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及眼若不相識落落弄不

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救下或此宜禽

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

亦可以少媿矣無少字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

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

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

於時也死或作厄道使子厚在臺嘗時自持其身已能

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

用不窮時有或作而有然子厚斥不久窮

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

於後如今無疑也力以或作以力雖使子厚

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

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

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十一月八日或

曰周子厚卒乃生交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

月上或有秋字

或無十日字

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費或行立有節槩立然諾立

字或作重與子厚結契字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

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或作涿性謹順學問

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家下或既

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方云謝從古本刪字字今文粹亦然然其

先隴西人也或無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

年登上第東下或食太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

一年禮下或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于或既歿之二日

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敏下或無

或有其字葬上或有賣鄉曰慶義原曰高原慶義或作

馬字葬下或無之字其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辭上或有其字

已虜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

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謂其或死而不朽孰謂之夭謂

或其已虜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才或作文

已虜元賓竟何為哉竟何為哉出四字方從石本今亦

從之但方又云土竟字石本作意而邵公濟嘗數其句

法之妙謂歐公而下好韓氏事者皆未之見遂以其說

定上字作志意之意下字作究竟之竟則予不識其何

說也竊意若非當時誤刻即是後來字半磨滅而讀之

不審家傳此謬好事者又從而誇大之使
世之愚而好怪者遂為所惑甚可笑也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彙魁紀
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
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九二百九十一
篇誌上方無紀字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
詩七百一十九一作又十或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
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
義其富若生畜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
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

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而無不有其藏一錢

長而方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蓋下疑皆

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長南方還言其師

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或无嘗字師或作師方

之宜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或无綿絳之人

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

年若子病以或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

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冰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

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

得也得下或有地出字皆非是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

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後上方有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方作後皆指前公

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寧更多哉莫覺厲竟方作神祖

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

求之此其躅

貞曜先生墓誌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己或作乙方云考唐曆是月无乙亥也

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

張籍會哭走或作位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

與往來者咸來哭乎嘗或作常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

餘慶閨月樊宗師使來弟告葬期下或有愈哭曰

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幣如孟氏賻且來

商家事人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

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為崑

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鄴鄆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

見長而愈驚則見或涵而操之或作內外完好色夷氣

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劇目鉢心刃迎縷解刀或鉤章

棘句摘擢胃腎神施鬼設聞見層出唯其大翫

於詞而與世抹掇或作採掇方以閣抗南唐李云字林抹掇掃滅也漢谷永溥未殺災異

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

與之矣其猶足存邪開或作闕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

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

為溧陽尉迎侍溧上又下或有以字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

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下

或有轉字門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為其

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閬鄉或無

元字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鄠鄠皆在

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九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

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或無而供祀字有以俟將

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葉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

况士哉或無古有光字抗如曰真曜先生則姓名字行

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待或作初先生所

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

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歲貞曜維執不倚方無戲字執或作持或無維執不

維山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字卒其

察太原鄭仇買石誌其墓方無太昌黎韓愈為之辭曰先

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

而執經考疑者繼乎門有繼下或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

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第時先生之說二經來

大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帖帖或作怡怡下先

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

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

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

學助教由助教為博士太學由四下十八字此以諸本

由助教八字云蓋言由四門助教至為博士於太學故

也若以今文則下太學字贅矣。今按此說言其在太

學者十九年則所歷官不應但一再遷而已當以諸本

為是但下太學二字疑衍不然則或在博士上或在

文當去下然無所據不敢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

輒改姑存之以俟知者

下或有或或留或遷九十九年不離太學方六抗本無

乞遷二字今按上文已云在太學者十九年則此八字誠為重複

然欲去之則或留或遷語勢未及又不知公意果如何

今亦論而闕之不祖曰旭表州宜春尉父曰媿蒙州定

敢定其去留也遠丞豪方作優說已見前按此妻曰太原王氏先生

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鄞或曰友諒太廟齋郎系

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為博士

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續

續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

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紛分聞先生講論如客

得歸得或有卑讓肫肫出言孔揚方云中肅曰肫肫其仁鄭注肫讀如海爾諄諄
之諄懇誠貌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為或其縣曰萬年原曰神禾
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孔左丞墓誌銘

孔子之後二十八世有孫曰幾字君嚴事唐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二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上上或吏部侍郎韓愈當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矣去之果方無韓字留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為二宜去方以抗本無至字云洪引龍龕勝耶法俱乞骸骨答詔古者有同年至則致仕今大夫年至矣恐未必

然。今按洪所引洪書文理甚明方以欲以抗本之故

遂以為未必然而不取殊不可曉今正之一本乙君吾

二字諸尤健但如此則君下却少一愈又曰古之老於

吾字不敢解補耳即官或作郎中鄉者將自佚非自苦庸并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

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履來往也今異於是

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荷恃而歸曰吾具一宜

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於是或

於音烏或無明日奏疏曰臣與孔幾同在南省數與相

賢字皆非是見相上方有孔幾字。今按上幾為人守節清苦論議

正平或作平正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

家用意至到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

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壹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善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二月之俸或無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或作拜左丞或兩皆尹字中未嘗為左丞前韋氏右丞事踰年而正除右丞長慶二年還自廣州乃為左丞耳新舊史幾傳皆誤南海碑石本可考也而山谷本於為尚書左丞之上以蜀本增一復字蓋於元和兩次除授皆已誤作左丞故又誤謂長慶為兩除也陳齊之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又去拜右丞三字皆非

為四十二萬六千人奏疏罷之

改華州刺史或之罷貢海物之下方云華州乃

輸貢之途此疏專為遞夫而言也新史亦可攷或無可食二字下邳令咎外按小兒繫

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邳令而以華州刺史為大

理卿外按或作按外。今按唐會要每歲冬以鷹犬出

懼擾皆厚禮迎獮百姓畏之如寇盜元和九年裴寰為

下邳令疾其憂人但據文供饋使者歸乃諸寰有慢言

上大怒將以不敬論宰相武元燕中丞裴度懇救甚切

乃釋之即此事也言小兒者蓋以由儻應奉者謂之五

坊小兒事見順宗實錄會要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

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

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闕

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賄方絕海之商

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骨滿二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

有之沒下或無有字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

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

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縛或作傳或無公一禁之

四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上

或有山谷諸黃世自聚為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

斷下或有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

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

破諸黃為類向意助之武定或作定武類或作願皆非是公屢言遠人

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

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根下或有焉字無而散字或焉

字在散字下此上或有况字方無耳字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

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

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

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月或作非是祠部歲下廣州祭

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

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為詩美之常自方作自常

非是詩或作詞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

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

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澹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

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
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
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皆明經女
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下溫或作遵方
蓋晚年皆從溫世系表云四子皆從溫非也。今按上
文長子已各溫質則非晚年從溫也豈以嫡庶為異耶
然非要切公之昆弟五人載載戰戰公於次為第二公
不必強解之薨戢自湖南入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
葬公子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卅八吾見其孫卅或作三十方云此銘皆以四言
為句作三十者非。今按卅依字
當作白而長身寡笑與言白或作其尚類也莫與之倫
非是

也或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王常侍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各員元
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
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
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方無後字吏部員外郎遷職
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峽州說遷廬州未至丁
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或作缺徵拜中書舍人
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
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

可也樂或作宜文書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

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權酒錢九千萬

以其利與民千或作十與民或作丐貧民方云諸本以

一語下文已有不應再出方本是也但其說非是除酒

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或無又出庫錢二

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為僧

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禁方作李

學非是但下文自有浮屠老子字此不應重出且其文

理亦不明白疑此自浮至為六字亦是衍文去之則文

字山或作出立或作去皆非是以其其字疑衍以其誑

丐漁利奪編人之產編或作經。今按以民為人蓋海

使約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

公卿於外將徵以為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無或

以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

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

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為拾遺朝退天子謂宰

相曰第幾人非王其耶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

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為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

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

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為意又被讒而出或

作及知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

五年完富如初方無按効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

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

置所宜閉閣草奏利或作之李云古本無利字神道碑周知俗之病亦無利字。今按下文

云廢置所宜則此句合有利字。占本偶皆脫漏不足為據又具為科條與人吏約事

備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

其便備下或有悉字或有復出事字。公所為文章無

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奪曾祖諱玄暕比部員外郎

或無諱字下同祖諱景肅舟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

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政或作其工或作吏公先妣渤海李氏

贈渤海郡大君或無太字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員

弘恭復洄初進士及弟折又學俱善其餘幼也長於壻

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脩尚書刑部員外郎脩而

或無郎字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又方作又哲方愛人

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

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撮之有或作中之昆或作撮或作載方云集韻最

撰之省文。今按方說非也史漢功臣傳未總計其功皆以最字起之

張給事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

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元或

方云考之史當作元年陳齊之云常疑牛僧孺之為人
觀此語則知韓公亦不喜其人矣然牛宰相三字或作
今宰相牛公未知孰是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

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牧臣又始至孤

怯湏彊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

史加賜朱衣銀魚仍或作乃至數日軍亂怒其府從事盡殺

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

庸殺置之帥所毋或作無我事下居月餘聞有中實人

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

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或无免字守者以告其魁魁

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

史下方無張字及無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今按餘

二字○按告字疑當亦言餘人不如遷之別館今按餘

下又云即與衆出君乃記其事也但無所考不敢

刪耳或云餘人字不必去其曰遷即與衆出君或

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

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

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或有

皆字非是或在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

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太子壯之贈

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為之選

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

陽恭或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輿傳歸其

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

葬于某州某所四年方云舊本或作二年或作三年按

年夏召還當作二年或三年也○今按方說雖如此而

其所定之本却作四年今姑從之蓋或喪歸踰年馬既

召還乃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

常君得間即自視衣褲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亡筋進養

之禠或作衾或無養字○今按養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

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

祖某某官父某某官祖某某父某某或妻韓氏禮部郎中某

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

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

千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暗以為生子獨割

也為彼不清作玉璽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或折

折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闇明

見闇說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阻也方無者字或無之

揭割雪折厲奪但為韻而行生清貞名闇貞復自為韻

厲音烈闇當讀如諒闇之闇今按方說多得之此銘

蓋法克且魚麗等詩隔句用韻耳詩隔句用韻先儒所

未知觀公此銘則既識之矣但闇明二字乙之則韻自

作鶴韻終不叶而義亦不通也

孔司勳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為
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頓發
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頓一作頓伏或作吐方
首者也作吐非。今按漢傳言伏抑首言伏地立為君
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
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為彼不當
為此從史常發聽喘汗死下或有且字居五六歲益驕
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二府往爭之色
作意亦通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
作也非是

於是不能以有加矣似有或以遂以疾辭去東都之威

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為賢論士之宜

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方無者字皆上力從

出孔君字或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卧不

應猶或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

在軍有其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

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

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

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

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

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

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

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南下或有府字陰下或有縣字廣武原方作其地云唐河

南府無河陰縣今按元和郡國志河南府有河陰縣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

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

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士下或有及字軍軍下或有帥字

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或無自其字請君曰從史起

此軍行伍中九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分或作非是公苟留

唯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

殿中侍御史君或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

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某官父某某官贈

某官諸本作祖如王皇海州司戶贈工部員外郎父岑

紀父祖官職多設蓋後人續增公諸志皆載三世此只

言父祖已非考世系表及孔幾志此以如珪作如主郎

中作員外郎者作佐郎為郎又非也駕部乃職贈官此

以為其父所贈又非也○今按此姑以方本無大利害

但方詆諸本止載二世為不入例而其所據之本此志

亦只載二世云駕部乃職所贈官而載實贈同勳皆非

是世表幾志與此志文亦未知其孰為得失恐皆未足以判其是非也君始娶弘農楊氏

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岷女皆有婦道凡生

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幾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戡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

弟前進士楚林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方傷字。抗本無

此傷字諸本皆有文理音韻皆無可疑方氏特以抗本脫漏遂不之信寧使此銘為歎後語而不肯以諸本補之甚可怪也

怪也

王評事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

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矣契致取下有字或作而或本無

之乃云矣力結切契詰結切字本依與通俗文曰集多節目謂之集集方言作讓詐賈誼傳集如亡節。今按取下有字當屬上句言功業可指取而有之

名節可以矣契而致之也不然則當作而困於無資

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

恣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

絕門下方無以字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

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為入

不中第益困父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年上或有

推簡字或无年字乃躋門告白躋或作踏天下奇男子王適

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

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

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

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補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

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

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肥瘠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
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闕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
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比上或有日發
太史字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
或無疾字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
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
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或無高字
二字非是
○今按侯高事
見李翱文集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出莫能用吾
言再試吏再怒去發在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
吾以齟齬窮下或有
齊字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九子

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
以失即謾謂媒媪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
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媪謝諾許白翁諾許或
作許
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媪曰無苦翁
人不疑人欺大或作大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
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行或作施翁望見文書衛
袖果信不疑曰足矣袖或作袖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
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
銘曰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
利走趨長或作長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

願或作是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馬少監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二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推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囚得見於安邑里策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不下或有能字食上方無賜字云表記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食與衣皆去聲讀。今按無賜字即不成文食衣並讀如字方說非是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

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流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

方云畫胡麥切左思嬌女詩眉目粲如畫。今按畫當音胡卦切左詩叶韻故爾髮下或有如字非是念或作憐方云銘記云王丞相於青疎臺中觀有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當是時見王於北亭

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或無鉅字退

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碧或作蒼業或作恭

非是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兒也後

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

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

分府此見當時分司官之稱號或無此二字非是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

呼吾未老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

于人世何如也字疑未六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李本云晁以道乙居字。今按此篇未兩三句不可也。曉疑而字當作亦。而何下當有如字。蓋誤寫著上文也。然無別本可證。姑闕以俟知者。

女挈壙銘

女挈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為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而絕去，不宜使爛漫。為少或作少為非是。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揚之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或無字。女挈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病或作疾，方作在病無席字。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

飲節死于商南，層驛即瘞道南山下。層驛或作密。五年愈

為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挈之骨于河南

之河陽韓氏墓葬之。京兆下或有尹字。葬上或有而字。女挈死當元和

十四年二月二日。和字或下或有之字。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

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贈太傅董公行狀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

皇帝居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下或因以

字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

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末
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
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
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
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
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回
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壇取回紇力為約我為市馬既
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市字絕句方以馬
字屬上句而復出
馬字連下文
為句非是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
壇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

公與或作公為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質邊吏請致
與上方無而字爾之馬至上方有五字而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
詰也無吾字皆非是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
故字無諸我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
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是下或
無其字
既又相率南向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兩
舉
或作舉兩方云此用莊子盜風
大怒兩展其足北方無復字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
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
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
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
二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

府未盡方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

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朱泚

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

大夫宣慰相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

大恐人下或有心字或公既至相州即日奉

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知梁懷

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

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關於人某

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有焉乃能為朱泚臣乎

與敵上或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

為大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

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

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或無公

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

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罪下或雖有大過猶將

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

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嗚

曰天賜公活吾二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

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

當事乃更踈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於

無不信下或有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
大金吾為尚書丞丞又為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
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三帝三王
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以或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
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句天下
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
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
或無復出夫下二字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
許之記或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
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

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

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

事疾上或有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

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

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其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

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

且安謝下方有遷字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

且損矣出語人曰重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

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

仍為兵部尚書或無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
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
等使或無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云
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或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
也逐之或無遊字無度或作無幾方云考之萬榮
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
或有使字二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為士寧
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
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
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

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
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
及諸將至遂逆以入者下或無字及郭三軍緣道讓
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君初玄佐死吳
漢代之或無初字及鞏關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
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
道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
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
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
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懼下方有不

其無以繼也。若去不字，則下文皆衍文耳。按士寧萬祭，唐命竊據，故懼士卒之圖也。而後加厚焉。尋上下文未見其措費而薄之之意也。况以下文又加及韓張亂，又厚，每加厚，雅之不字之衍，甚明。方說誤矣。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無下挾弓執劍以瀕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復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故下或有寧字，非是。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明二字方作時，非是。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

判官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鳥來集嘉瓜自

帶聯實

車下或有旣字俗或作民蒼鳥方云舊本多作蒼鳥家語蒼鳥鴈也瑞應圖有蒼鳥

四方

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感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交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二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歛，既歛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或无旣歛二字。或作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闕其郭。闔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

之歸公在喪車文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

人誰與安人誰或作其誰○今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

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妄勝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

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

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為上柱國爵

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

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

所賜名全道為祕書省著作郎溪為祕書省祕書郎全

素為大理評事解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諸本

全溪解作全澥方云考世系表重溪志溪澥皆無全字蓋全道全素出於賜名也或无為大理評事五字謹

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證牒史館

請垂編錄或无伏字謹狀或作狀上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

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富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

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

行丐取於市不廉輒奮擊折人手足推金帛墮蓋盈道

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郊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

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

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固恬然且大亂若何孝

德曰願奉教太尉曰其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
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
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
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
流溝中大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漿上植市門外
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
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
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
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
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

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
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
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邪人惡子弟以貨竄
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
出入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
存者幾何言未畢晞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
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
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
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
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

無禍先是大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
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
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
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大尉大尉判狀辭甚巽使人來諭
謨謨盛怒召農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
以太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大尉大泣曰乃我困汝
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
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
榮剛直士也入見謨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
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

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
不耻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
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謨雖暴
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
一夕自恨死及大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歧朱
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大尉婿
韋滂堅拒不得命至都大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
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
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大尉終更以告泚泚取視其故
封識具存

大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上
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
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上如是宗元嘗出入岐
周邠秦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
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恂恂常恆首拱手行步言氣
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
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
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棄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
事謹狀

又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退之第
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

不得實木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
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更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
聞走州刺史崔公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
太尉大節占固无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无第今大
不一可細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附取勞
為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曰時昔
与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因駁銅連遭瘴癘頓朝
夕就死无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
太史遷言荆刺徵夏无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
畫容貌今孤因賤辱雖不及无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
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切
自以為信且著
其逸事有狀

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

或无隴西二字

非是方云董晉本仲舒之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
裔自廣川徙隴西故云

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賈佐僚屬將校熊
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闐郭溢郭既
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
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真聯鎖于河宵等
書湛舟不潛通匪或作拒不合或作弗合湛或作沈舟
不方作舟用方並從石本。今按上下
之意蓋言置鎖雖足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屬疏宣洩
既言置鎖而下文乃云舟用潛通則是鎖為虛設而其
下句亦不應著然字矣若以為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
不應有誤然亦安知非其書者之誤刻者之誤或
所親見則又安知非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盡善又見
於溪堂盤谷等篇覽者詳之

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
言屢騰靡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

邦之人遭逢疾威醫董噉噬劫衆阻兵慄慄粟栗若墜

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

其危遂去其疵拯或作擗非肅非厲真為大和神應祥福五

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諸本

本皆有此二句方從閣本刪去云閣本蓋公賦日所定

當從之。今詳此二語疑後人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

方氏直謂閣本為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以

今觀之其舛誤為最多疑為初出未校之本前已辨之

詳矣大抵諸閣藏書不過取之民間而諸儒畧以官課

校之耳豈能一一精善過於私本出俗但見其為官本
便尊信之而不復問其文理之如何已為可笑今此乃
乃復造為改定之說以鉗衆口則又可笑之甚也

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閉寇偷爛城黃流渾渾
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

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

文方以石閣蜀本從醇。今按此記方氏多從石本

石本固當據信但上條用字大設而此醜字亦未安耳

河之沅沅源于崑崙天子

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

所始

燕喜亭記

大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

佛下或有之字慧下

或有者字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

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螿蟻壤燔

榴鬚

燔或作焚

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

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

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

暑

或作棟寒上或有棟字或作立屋以避風雨既除寒暑既去或作以棟

傳吾所小人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

既成愈請名之其左曰竣德之丘

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竣之道也

其丘上或有各字其石有矣下或有德字

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鷲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

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

寒居之洞志其八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

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焉而施下也合而

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膏侯燕喜者頌也

作言者頌方從石閣抗蜀本如此或作頌者○公按頌字疑位文於是州民之老聞而

相與觀焉

方從石閣杭本如此或無老字而或曰吾州

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

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

於字其側方從石本無其字直或作多或作宜皆非是

石本無也字其人方從石本無其字弘中自吏部郎

貶秩而來無郎字皆非是次其道途所經自監田入

商洛田下或涉浙端方云今或出有新江縣以浙水得

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暖狹

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既聞而

邑漢書所謂析斷者也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

也

援或作依瑰或作壞也或作之方從石本無也字

今其意乃若不足傳

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

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

遠矣遂刻石以記

方從石本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書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

兵立者十人兵下或無立字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下或騎而

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

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

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

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徒下方無而字驅牧方

騎矣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

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

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方無坐而脫足者一人

字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

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具或作且十挹且注者四人牛

牽者二人二或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

按一人字疑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婦人方作

以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九人之主事三十

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為事下或有

作馬為上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又有

句非是下者方從抗本作亦有馬之下者為蜀本同但又作亦

閣本作亦有馬為今按此句三本皆无理唯別本作

又有上者下者而無馬字乃行者牽者牽方作奔或併

與上下文意相屬少從之無四字今按

牽謂牽而行者後有走者則涉者陸者或無陸者一字

奔者為重複當存牽而去奔涉者陸者今按此承涉

者則陸為方出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

或無人立者齧者飲者溲者涉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

三字非是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喜下或秣者騎者驟者走

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

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為為或作馬為牛大小十一頭

十下或橐駝三頭橐或作駝言其可負橐而駝物故以名

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
十旃車二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申
胄之屬并出簪筓簪管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
之具五十有一皆由極其妙方從閣抗本用下有
非貞元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
者始得此書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其惜
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衆工人之所長
耳雖百金不願易也上下或皆無人明年出京師至河
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
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感上或有所字或少而進

曰噫余之手摸也摸上或有所字或亡之且二十年矣

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

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

夙好之篤也來上或有日字為上方無始字今雖遇之

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感之又感

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

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

吏抱成案詣丞署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鷺行
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或作身曰丞涉筆占位署惟
謹或作儒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
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
相警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或作劫或作該方從文
以丞為慢之昂且至以博陵崔斯立種李績文以畜其
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或作作澄大貞元初挾其能戰
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抗本无再進二字文苑無下
方云斯立貞元四年進上六年中博李宏詞再進而屈
千人也。今按抗苑皆脫字方從苑為誤但唐人試宏
詞者甚少如貞元九年僅三十二人而已作千人恐非
是或疑千當作其如云屈其坐人也然无所据姑放擄

天子傳關其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
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嚙不
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拚
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喟下或皆有然字負
音許史切黃霸傳少季律令喜為吏岸下方无而字為
之方作為文而讀連下句曰為文丞言備文具也。今
按文丞不成文理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按丞字
方說之俾類如此斯立易補與瓦墁治厝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
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從方云從木說水澆
澆循除鳴斯立痛掃澆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日下或有
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

愈記

桂州訾冢洲亭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爲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壁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水水之中曰訾冢之洲九嶷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奸革德惠敷施暮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早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

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毗移于間壤伐照未剝輿章前指後畫心舒自行恣爲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束隘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爲飛舞奔走與游者偕來乃經工化林考極相方南爲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間館比舟爲梁與波昇降苞灘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書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顯氣迴合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

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尊者乎既成以燕
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繁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
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已功未有真治城挾闐闐車輿
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
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
有遠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環
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
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永州新堂記

將爲營谷嶷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鑿山石溝澗壑

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夫作地生
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
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
石鳥翳于奧草有泉鳥伏于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
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章公
之來旣逾月運其無事善其地且異之始命友其無行
其途積之丘如蠲之澗如旣焚旣醜奇勢迭出清濁辨
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青秀敷舒視其畜則溶漾紆餘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
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

效伎於堂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則隱顯
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
繼以宴娛或曷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
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
除殘而佑仁公之瀾灑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
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
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
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
爲二千石楷法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
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
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
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糝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
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
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尤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
莅茲邑遁逃復還愁痛哭歌通租匿後暮月辨理宿蠹
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
不施胥吏之席且不聞鼙鼓之召雞豚糗醕得及宗族
州牧尚爲勞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

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
萬石如林積切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竅峯瓏璽蕭
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
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畜而富茂木墜江流于邑門陶
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土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
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
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
在昔裨謀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
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
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

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
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爲謠若痿
而起若矇而瞭騰踊相視謹愛克順旣底于理公乃考
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
則賊君有臯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
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
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
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
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去音邪俾斯
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

教也苟離于正雖一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
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既諭
相與歌曰我有考老公煥其肌我有病滌公起其羸
童之囂公實負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
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輩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
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
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
神愷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
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之二十一上

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一下

叙事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
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坻伏灌莽迫濠
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
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聚石穹若
洞谷翁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
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
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柱檜

松杉梗柟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僥入綠
縹幽陰會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温風不燥清氣自至
水亭陞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遂為病噫龍
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
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
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
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道去茲丘之下大和不
遷茲丘之巔奧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
戩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白突記

北之巫西適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各山水而
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
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各山水
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
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
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
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
其略若剖大壑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蒼膏渟來若白
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楚越之人數魚以尾不以頭也
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浚流若頽頽斷

鬻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
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
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上田始黃
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奔之世也奔旣死
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
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
木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旣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
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
上元和八年十月五日入六日歸旣歸爲記以啓後之
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
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
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
所極憂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
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
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
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
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岏
然洼然若坳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遊隱

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知
樓爲類悠悠乎與顯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
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
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
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
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鈷鉏潭記

鈷鉏潭在西山西其始蓋井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
東流其顛委勢峻湯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
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

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
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交山而更居願以
潭上田贖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楹
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潏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
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
茲潭也歟

鈷鉏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鉏潭
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
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竒壯者殆不可數其

噉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能龍之登于山丘之小未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隣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竒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不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

鄴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俟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

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三
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
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
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童曰
恕已曰奉壹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鑿鑿潭
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
南水行至燕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水中幽
處也楚越之間方言渭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

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
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
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夏常
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栝石楠榿櫛
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輾轉水石每
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蒼勃香
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時與時推移其大都如
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
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階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負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竒卉美箭可列坐而麻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廢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鑿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

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使筵席若限闌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

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若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約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芙蓉益音而堅其䟽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此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圯豕得以為囿蛇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䟽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為堂亭峭為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為湖衆山橫環嶮

澗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
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
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爲陽室作斯亭
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
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
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
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
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斬然曰背石山有支

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
龍壁其下多奇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
丈下上若一曰旣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
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恒盈而不
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
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弁之山山之西可
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
肺肝如加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
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
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

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
穴北出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
枰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莽故以云其山多樵
多糶多蒼蠶之竹多雲善其鳥多柿歸石魚之山全石
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柿歸西有穴類
仙奔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
大類擊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
綠青之魚及石鯽多儼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畜
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立
彘脩形稱酒陰度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

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書舊書
得李翰所為張巡傳巡上方翰無張字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
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
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
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
虜與巡死先後異耳開上或疑當有然字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
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

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

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語方校作悟滅下或有

理且從諸本作語若果合有悟字即是誤字之訛但無

字上若有語字或誤字或語之字或誤之字即滅字下

皆不當復有誤之字若以字上無此遠見救援不至而

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

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

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

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其徒上方有而字或又疑

方無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

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語非是人之將死其

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

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

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

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

不放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或無

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

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

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

不亡其誰之功也之字非是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

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

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滂辭而助之攻也或

作攻非是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或州親祭

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

之乞救於賀蘭也方無其字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

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

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

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或無

霽雲字非是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

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然無為雲出師意即馳

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甃半箭前曰吾歸

破賊必滅實蘭此矢所以志也箭或作箭非是愈貞元中

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

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或無巡呼雲曰南

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突曰欲將以有為也公

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或將或疑張籍曰有于嵩者少

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及巡或作及嘗籍大曆中

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或無下以巡初

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或無嘗籍時尚小粗問巡

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

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或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

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高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高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高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高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起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或無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起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

呼巡或嵩具元初死於晉宋間或傳嵩有田在臺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字張籍云嵩將上或有而字為

贈張童子序子下或有

天下之以明一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如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摠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如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

屬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
艱哉二經草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
知其大說或無絲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舉乎三
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舉乎二
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
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之老二字或作老張童子生
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或
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
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忝以靈余亦億童子之獨出
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盛由歲八月自

京師道陝南至魏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

及鄭各師或作洛陽及鄭方作反鄭云此序疑作於鄭

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蓋十年也公十年曾往

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或文序當作於此時童子宜或鄭

人邪今被反字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

鄭今以北過河陽故九月始及鄭童子未必為鄭人也

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

謂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聞或作文方云五都當謂

死本定蜀本訛作邵吏今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

本非訛吏為縣其失遠矣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
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與或作
方無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

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

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

贈童子與處上或有出字非是方云禮子路去魯謂顏

子曰何以贈我顏子請曰何以處我義不當有

出字

送幽州李端公序李益時佐幽州劉濟幕今相國李藩也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年下或有春字洪玉

江陵安得有愈嘗與借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

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迂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

里或作累及郊司徒公紅絨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或作押

作帕方從抗本刀下有在字而讀連下文左字為句謝

本又按作在右○今按若如方意則當云君握刀古雜

佩矣不應云握刀在左亦不應惟右有佩也在為此字

無疑抗本誤也禮疏云帶劔之法在左右手抽之為便

則刀不當在右謝本亦非矣左右鞞服鞞或作

當自為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者也弓鞞服鞞或作

閣抗蜀施作張引說文云弓施弦為張又云服弓衣也

○今按鞞服皆弓室也然詩云言鞞其弓又曰交鞞二

弓則鞞字又可通作虛字用矣此弓鞞服謂納弓

於服耳况弓云施弦與否於服無利害作張非是矢挿

房方云左傳抽矢俯立迎道左方從閣抗本某禮辭曰

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

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卒上或有及第又

抗苑粹無之○今按此據次第當有此句但下文云上

堂即客階坐必東嚮若至館如此即是常禮不足言唯

在府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使者不

敢以主禮自居之意當從方本為是

上堂即客階坐必

東向階下方復出即客二字云文粹亦有即字則知古

本誠然也○今按復出一二字古本雖有然不知是

何文理不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
足為正也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
出也平方作乎○今按若作乎字而屬上句則下文不
應便重出如開元時乎下句但云必自幽州始而
上無平字即又不成文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
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
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
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
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
為使歸之獻方無復出東都字大
夫土或作土大夫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耜氏嘗居也故
姓是溪曰耜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
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二里得其尤絕
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
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
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而又賣居
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
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
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
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

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
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
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
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
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
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事是
溪余得傳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
澈錚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
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激滌萬物牢籠態而無
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民自然同歸超

鴻蒙混希夷復變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
石上

送鄭尚書序

鄭權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

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

閣抗本無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

不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

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迎郊

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或無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

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

位執爵皆與拜不許乃止一下更虔若小侯之事大國

有大事諮而後行諮或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

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必變其

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

蹤迹颿或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

撞塘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肥梳好則人怒則

獸黨仇或作仇黨或無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踈目時

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薶

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躄浮羅流

求毛人夷置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子陀利之屬東南際

天地以萬數州或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

中胡或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

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患外國之化貞日至珠香象犀

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

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

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

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嘗或入朝為金吾將軍

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傲屋

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貴而能貧方

云此左氏語

權本傳云用度豪侈復與此異何耶。今按通鑑權家多辦安祿薄不能贍因李訓干王守澄求節鎮得廣州此語蓋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

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祝上或無以字或祝下有使字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方云考食貨志憲宗用李絳議

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羅水陸運使振武乃單于大都護府故地後改名振武重華後名約預甘露之禍洪謂唐志無所考非也。今按漢書王尊傳有治所字此所治字

乙當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授之方無轉字吾族子重華

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

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

十萬斛不徵吏待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

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

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為下方無之字故連二歲大孰吏得盡

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

復饑私其下方有有字其或作有。今按此皆非是或果有有字則當在其字上君曰此未

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二十人而種

百頃令各就其為保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

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或作險六百餘里屯堡相望

寇來不能為耳。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申不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劾服朱銀或作朱金方云，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十一頃，則盡可以給寒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十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或幾字務一或作一務兩得或作以待兩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憾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踣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怕苦，食不繼，坐耗或作坐見耗虛或作坐耗虛方從閣抗本定今

君所請田皆坊。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曰：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竒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也，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送李商歸盤谷序方云此序正元十七年作公年繼二十四耳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

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盤下諸本皆有旋字洪氏

石本抗本同或作相方從樊氏石本閣蜀苑刪去○今按兩石本不同訟見下條友人諸本及洪氏石本皆作

友方云樊氏石本今按校此書者以印本之不同而取正於石本今石本乃又不同如此則又未知其孰是也然以理推之則作有者為無理故今

特詳著之以見所謂石本者之不足信也愿之言曰

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嘗

施干諸本于作於方從石本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

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

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文苑賞作賜樊氏石本无此六

字才峻滿前道古之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

清聲而使體秀外之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

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

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天子諸本作主上方從石本為上諸本有

所字方從石本刪去下文於時者之所為也同此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

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諸本如此方從石閣苑作

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

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蜀本及洪氏石本之作所方從苑粹樊氏石本

作之○今按此二石本不同又足以見所謂石本者與之難信矣然以理推之作之為是諸舊本亦多同者與

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

憂於其心與其下諸本並有有字方從石本刪去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

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

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

趨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汗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汗

諸本作汗穢今用石本改不羞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

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

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可以稼諸本作推子之稼盤

之泉可濯可沿石閣杭本沿作推方從蜀本云洪氏以

然此文自如往而復以上皆二語一韻以穢叶止此類

周多以容叶深以詩士月易恒卦小象考之亦合古韻

獨湘不可與泉叶按公論語筆解以沿于沂作沿并沂

政與此沿同義今只以沿為正○今按方以古韻為據

舍所信之石杭閣本而去湘從沿其說當矣然必以筆

解為說又似太拘今世所傳筆解蓋未必韓公本真也

又按洪云石本在濟源張端家皆缺裂不全惟可濯可

沿湘一句甚明又與方引洪氏廢泯之說不同不知何故

姑記之以俟知者然其大槩只為從湘字盤之阻誰爭

且政使實然亦不足取其說詳於下條云盤之樂乎

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乎

樂且無殃殃方從洪校石本作史又云樊本只作殃然

也方又云此文如嚴作孽後作峻特作肯皆石本字也

○今按作殃於義為得又按此篇諸校本多從石本而

樊洪兩石已自不同未知孰是實有同者亦或無理未

可盡信按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本正元中所刻

方從

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為正如水門記溪堂詩予已論

之南海廟刻銘碑之類亦然其謬可考而知也

虎

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采祥禁或飲則

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

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則或作且

鄆州溪堂詩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公下有或既一年喪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或有於字此句或作以彼之人安於公也上之二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專心一力或作竭心力專或作專一或作戮方云專首究切專也國專專本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方云沂帥王遂也其後凶鎮

翻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於政或作干政方云謂張弘靖被囚田弘

正史憲誠皆為下所殺徐亦乘勢遂帥自置同於三方置或作署或置上有

署字方云此謂崔羣為王智興所逐也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

之制水恃以無恐閣杭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方從石本刪去。今按文勢及當時

事實皆當有此句若其無之則下文所謂恃以無恐者為誰恃之耶大凡為人作文而身或在遠無由親視

刻既有脫誤又以毀之重勞遂不能改若此者蓋親見之亦非獨古為然也方氏最信閣杭蜀本雖有謬誤往

往曲從今此三本幸皆不誤而然而皆曰鄆為虜巢自

六十年將疆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方云曹濮於鄆

於曹濮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撥拾

之餘剥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

睽持或作持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

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眾未熟化以

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或無以憾二字或作而憾一以為赤子

一以為龍蛇備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

之行眾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

故曰易下或有也字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無公及封字縣或作郡公亦樂眾之和知人

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

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

眾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繫公之化

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

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者有謂

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或無而字

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不或有及我憲

考一收正之收或作收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

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

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蝨節根之蝨蝨或作蝨音義同羊狼狼貪

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箴或

針凡公四封既富以疆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

不寧守邦師方從石本作帥○今按平淮西碑云夔公

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蕪葦公以賓燕其鼓

駭駭方云此詩十一章以令叶強以駭叶水皆古音也

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嬰萬物將自清駭古音自與

也○今按古音之說甚善吳才老補音韻二書其說

甚詳駭水叶韻如管子宮如牛鳴益中微如負豕亮而

駭亦一證也沙隨程可久曰是說雖多其例不過四書

互用切響通用二條而已此說得之如通其說則古書

雖不盡見今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

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

經詠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蒼莖有龜有魚公在

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斃遺此邦是麻

正宗卷終

程